

新加坡 尤今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动心旅情





01010445957- 郑州大学图书馆

动 心 旅 情

新加坡 尤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动心旅情

尤 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42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300册

ISBN 7-5059-1907-5/I·1331 定价: 3.90元

序

我一向把“真、善、美”奉为创作散文的金科玉律。

“真”指的是真挚的情感、“善”指的是良善的旨意、“美”指的是美丽的词藻。

收在本书内的散文，都是在这种创作原则下写成的。

这是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散文集，内容共分两辑。

这一辑“贴心亲情”写的是环绕在我周遭的亲人。

亲人常在身畔，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全都了然于心，执笔为文时，自然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当我把生活里最最亲密的人一个一个地用笔带到纸上来时，内心深处，总是涌满了一种很快乐、很满足的感觉。

人间有爱而爱在身畔，我的日子，圆满如珠。

第二辑“动心旅情”写的是我在旅途上认识的朋友。

在旅行时所接触的人，形形色色；有贴心的，也有窝心的。有的象微风，掠过心湖时，虽然只泛起一阵小涟漪，可是，

粼粼波纹历久不散，每每忆及，温馨而又温暖。有的呢，象狂风，来得猛、去得快——当它飞卷过来时，激起万丈浪花，但事后回想，却是一片空白，正是“来去无痕”也。

把旅途所结的一个个美丽的缘份转化为文字时，我化身为画匠，或用炭笔、或用彩笔；有者粗描、有者细绘。

有些人，接触少、认识浅，然而，由于性格异常突出而使我有非写不可的冲动，我便会以漫画式的笔调去描写他；另外有些人，因机缘而能有较多接触的机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我便会以“细描绘、慢上色”的方式去写他。

由于描写方式不同，篇幅便长短不一。有者文长千来字，有者长达万余字，而这，正切合了我写作时“有话长说、无话短说”的原则。

不论是家中亲人或是旅途朋友，能在一起，便是有缘。

缘份，好象是一盏盏熠熠发着亮光的灯，照亮我们的心房、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

我珍惜每一份得来不易的缘。

衷心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白舒荣小姐，承她热心推荐，将我的散文和小说分别列入“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使我能以作品和中国广大的读者缔结美丽绝伦的文字缘。

尤 今

一九九二年五月

目 录

贴心亲情

1. 家.....(3)
2. 婆婆与金雀枝.....(7)
3. 稳固屹立的灯塔.....(11)
4. 树不累不老.....(18)
5. 祖孙共圆一个梦.....(22)
6. 稿纸后面的男人.....(28)
7. 她脸上有条透明的蚯蚓.....(32)
8. 她押了一生的岁月.....(36)
9. 我心中有盏灯.....(45)
10. 悬案.....(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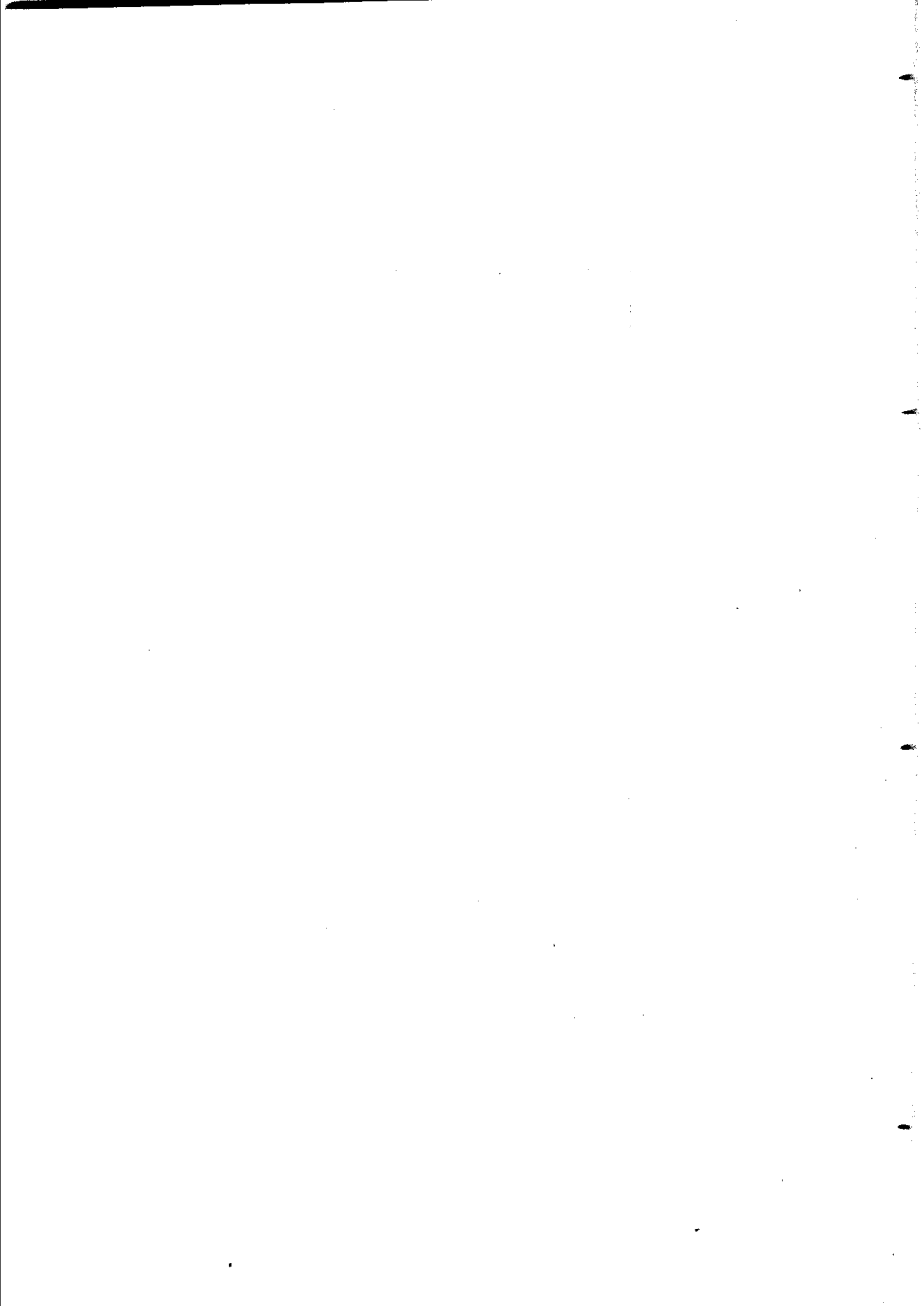
动心旅情

11. 彩虹和清溪.....(59)
12. 广场的舞者.....(67)
13. 钟表店的女孩.....(70)
14. 完人.....(73)
15. 奇遇.....(76)
16. 胸针.....(81)
17. 有两个家乡的男人.....(85)

18. 葡萄牙火车上的老头·····	(90)
19. 游牧民族的悲歌·····	(94)
20. 成功里的寂寞·····	(102)
21. 海外的沧桑·····	(108)
22. 含笑的山·····	(112)
23. 马达山上的奇缘·····	(120)
24. 意大利的笑餐·····	(129)
25. 家在希腊·心在希腊·····	(134)
26. 那个磨刀的西班牙人·····	(144)
27. 匈牙利那姐妹俩·····	(149)
28. 活在羊群里的男人·····	(156)
29. 罂粟花魂缠在苗族村·····	(168)
30. 亚马逊丛林之旅·····	(176)
31. 爱手金——我的土耳其朋友·····	(199)

尤今著作目录表·····	(213)
--------------	-------

贴 心 亲 情



家

决定结婚之后，和詹到处积极的物色屋子。几乎把铁鞋踏破，才从报上的招租启事当中选中了位于纽顿圈的一幢公寓。

三房两厅，家具全由屋主供应，面积宽敞，布置雅洁，一看便喜欢。

由于旧的住户还未迁走，我们必须等上一周，

在这一周里，詹驾车载我到外头兜风时，兜呀兜的，往往便会不由自主的兜到这儿来，看。

我们打算租下的那幢公寓，在四楼。两个人，站在楼下，仰头上望。正是晚膳时分，家家户户，灯火明亮，饭菜诱人的香味，一缕一缕地从屋里飘散出来。小孩的笑声、电视的嘈声、碗碟碰撞所发出的脆亮的响声、男女主人欢畅的谈话声，构成了一支最最平凡而又最最动人的“生活交响曲”。

最近这些日子，婚期逼在眉睫的那份忙与乱，使我们两个人的心，好象揉成一团的纸张一样，布满了疲累的褶皱。现在，这一阙悦耳的生活交响曲，峥峥琮琤地流进了我们心坎里，对于家的温馨，我们都有了强烈的响往与美丽的憧憬。

建立了单单属于两个人的家园，入夜以后，屋里也有朦胧的灯光、也有飘浮的饭香，

饭后，两个人出门去散步。住宅附近，种了很多很多高大魁梧的青龙木，一簇一簇淡黄色的花儿，在枝上悄悄酝酿一季的香味。我们在暗香浮动的小径上漫步，喁喁细谈当天生活的种种感受。喜，毫不吝惜的让对方分享；忧，毫不犹豫的让对方分担。兜着满怀花香回返家门，泡茶、茗茶；读报、看书；有一种无声的甜蜜。

正当我以为我会这样安安稳稳的过完一辈子时，詹却在结婚以后的第三年作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他接受了公司交给他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到沙特阿拉伯去工作三年。

接下任务后的第二个月，便只身飞往大漠。

他一走，在纽顿圈的那一个家，立刻变得干瘪瘪、皱缩皱缩的。那一份清冷无人的幽静，变作沉沉地凝在心头的压力。每天放工后，双足好似上了锁链，举足乏力。有时故意在外头磨磨蹭蹭的，挨到三更半夜，才勉强回家去。这时，家对我而言，已经变成了一所冷冰冰的旅舍了。有时，在楼下不经意地仰头上望，看到窗口那一大片阴森森的黑，整颗心，便好象失去了重量，虚虚虚虚的，往一个无底深潭直直直直地堕了下去；低着头，爬上了四楼，掏出锁匙，但是，试来试去，老是插不进匙孔，双目涩涩的，伸手一触，冰凉的眼泪，已流满双颊。

曾经千万次设想过婚后的家，但是，在千张万张虚拟的图画里，没有一张是这么样的。

一年过后，我申请无薪假期，飞赴大漠与詹会合。

詹住在一间两房一厅的小白屋里，屋子建在山脊上。

过去，纽顿圈的那个家，纯粹是以玫瑰铺成的，可是，现在，沙漠中的这个家，处处露着荆棘的尖刺。

过的是平静已极的家居生活，内心却有着惊涛骇浪似的挣扎。

到沙漠后不久，詹就飞到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开会，留下孤独无依的我，对着因水土不服在病榻上呻吟的稚龄孩子。屋外沙浪来袭，满天满地都是浑沌不分的尘土，来势汹汹的、一波一波的打在窗棂上，狂风的呼啸，好似野兽的怒吼，薄薄的门扉，格格作响。当时心里那种孤单已极、惧怕已极的感觉，现在回想，依然感到战栗。

几天后，詹回来，屋外，满天满地都是明晃晃的阳光，他的脸上，细细碎碎的，都是阳光、都是笑。我和大病初愈的孩子，站在门口，看到他提着轻便的行李快步朝小白屋走来，直想扑过去，倒在他身上，放声大哭，告诉他：这种生活，我过不下去了，实在过不下去了。可是，看到沉沉地压在他两肩上的工作压力，看到此刻露在他脸上那一份无法掩饰的疲乏，那句话，我不忍，也说不出口。几乎是使尽了全身的力量，我才控制了我自己，以微微发抖的唇，挤出了一个苍白的笑，说：“你回来了。”

我原本是温室里的一棵小草，大漠那一段生活，逐渐的将我点化成一株仙人掌，让我对环境生出了强韧的适应能力。

我深深地了解：一个美丽的家，除了在丈夫归来时，为他亮一盏灯、烧一桌菜以外，还得加一个笑脸。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眼泪，是必须强强地忍着、忍着的。

从大漠归来，我的生活才算纳进了正常的轨道。

我们有了一幢心目中想要有的那种屋子。我在屋子前面的庭院栽种了一整排粉红和枣红相互交错的九重葛，微风过处，花影晃动，连落在地上的影子，也染上了缤纷娇丽的色泽。

我和詹，华发初生，渐渐地步入了哀乐中年。

这时的家，对于我们，已经有了另一层意义。我们坚实的羽翼下，有了三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年轻时奋斗，为的是让自己拥有一个亮丽的天空；中年以后继续努力，为的是把原有的天空开拓得更宽、更阔、更广，使自己抚育的雏鸟能安心而快乐的在这天空里翱翔。

当那开拓天空的人在外头挥汗如雨地施展拳脚时，我便在家里亮灯，主炊。当他拖着疲累的身子回返家门时，大门以内迎着他的，除了温馨的灯光、除了温热的饭菜，还有四张温暖的笑脸……

婆婆与金雀枝

说来没人相信：偕同年过七旬的婆婆到纽西兰去旅行，给她印象最深的，居然不是明媚的湖光山色、更不是亮丽的冰川河谷；而是那处处普植的金雀枝。

初见金雀枝，真有“惊艳”的感觉。

那天下午，外子架了租来的车子，在北岛赶路。

车子在飞驰，蔚蓝色的天，无云、光秃秃的；灰黑色的地，无车、直坦坦的；周围的景致单调得令人昏昏欲睡。正当我眼皮子好似加入了铅块，沉沉下垂时，突然听到婆婆惊喜的喊声：

“哇，看！”

睁眼一看，公路两旁，已起了奇迹般的变化：有两排密密的树，踌躇满志地竖立着，飞扬跋扈地向前延伸，一直蔓延到了天际。树上，艳丽已极的黄花，一簇一簇、一蓬一蓬，心无旁骛地、我行我素地盛开着，狂烈而又壮烈。层层叠叠的花瓣聚拢在树梢，丰盈、繁硕、兴旺。那种瑰丽，是惊心动魄的。

车子继续向前进，每隔一段短距离，这种当时唤不出名字的植物，便一排一排气势凌人地冒现，在熙和阳光的照耀

下，那金黄色的花朵，象是大自然以细腻的手笔绘成的立体画。

傍晚，来到了我们准备下榻的大牧场。

牧场主人格尔汉威德，用卡车载了我们一家老少，在颠颠簸簸的山路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地参观他占地八百亩的大牧场。

卡车来到山顶时，停下。

一跳下车，跃入眼帘的，居然又是一片连一片璀璨的黄色。

婆婆扯了扯我的手肘，说：

“问他，那是什么植物？”

“不就是金雀枝罗！”格尔汉威德双眉微蹙地说：“最初买下这块地时，山前山后，一片黄澄澄的，全都是金雀枝。它全然没有经济价值，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砍除了一部分，可是，这金雀枝，生命力十分旺盛，不一会儿，又蓬蓬勃勃地长得满天满地，真烦人呢！”

啊，我心中的绝色，竟是他眼中的荆棘。

谈着时，天色渐沉。旁的植物，在幽黑的暮色里，都恹恹地显出暗淡的色泽；唯有这金雀枝，反而精神抖擞地黄得清晰而又透亮，好象是大地有意和夕阳抗衡而点燃起一盏盏黄色的小灯。等暮色凝结成块而重重地跌落下来时，在树梢兀自挣扎地泌出丝丝黄色的金雀枝，便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惨淡而绝望的美丽。

婆媳两人，同时看呆了。

在牧场住了两天，又上路了。

目不识丁的婆婆，要求我们带她到大学去参观。她的五个

孩子，过去都是在纽西兰完成大学教育的，对于这个国家，她怀着一份神秘而特殊的情感。在奥克兰、威灵顿和基督城这几个地方的大学里，她虔诚地站在她儿子曾经挑灯夜读的宿舍前，露着欣慰而又宽慰的微笑，拍照留念。

游山玩水，不觉时光飞逝。

一日，当车子经过一个长满金雀枝的地方时，婆婆突然要求停车。一丛一丛密密地叠生着的黄花，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婆婆蹲在几棵嫩嫩地冒出地面的金雀枝旁，以敏捷的手势，把它们一棵棵连根带叶地拔起。我狐疑地看着那根部还巍巍然地沾着泥土的金雀枝，正想发问，婆婆便已笑眯眯地说道：

“我要带回去种。”

千里迢迢的把金雀枝带回去？气候与土壤合适吗？

此刻，捧着金雀枝的婆婆，好似捧着一个璀璨的梦。尽管我觉得这个梦象个五彩泡沫，可是，看到她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不忍以任何理智的语言去戳破那个薄薄的、脆弱的梦。

接下来的几天，婆婆很细心、很尽责的照顾她的几棵金雀枝。用湿布包裹带泥的根，每天几次更换湿布。有一次，上了渡轮后，抱着她的金雀枝，把皮包搁在座位上，下船时，记得金雀枝而忘了拿皮包，幸好其他搭客高声提醒她，才免除了遗失护照的噩运！

历尽艰辛的婆婆，终于把她心爱的金雀枝带返怡保。

次日一早，她兴致勃勃地取了锄子，铲泥掘洞，慎重地在院子里种下了三棵金雀枝。阳光灿烂，婆婆皱纹满布的额头上有成排晶莹的汗珠。她坚毅地抿着的嘴唇，浮着淡淡的、满

足的笑意。

忽然觉得，婆婆种的，其实不是金雀枝。

她在种一份感激。

当有一天黄灿灿的金雀花缀满枝头时，她便会想起，在地球上有一个美丽的国家，在她家境不很宽裕的时候，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和完善的教育制度，帮她把五个孩子培育成才。